

金庸作品集 17

倚天屠龍記

二

金庸

倚天屠龙记

第二集

金庸著

目 录

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	403
十二	针其膏兮药其盲·····	436
十三	不悔仲子逾我墙·····	478
十四	当道时见中山狼·····	509
十五	奇谋秘计梦一场·····	557
十六	剥极而复参九阳·····	610
十七	青翼出没一笑颯·····	652
十八	倚天长剑飞寒铓·····	682
十九	祸起萧墙破金汤·····	727
二十	与子共穴相扶将·····	769

十一 有女长舌利如枪

张三丰带了张无忌下得少室山来，料想他已然命不长久，索性便也绝了医治的念头，只是跟他说些笑话，互解愁闷。这日行到汉水之畔，两人坐了渡船过江。船到中流，汉水波浪滔滔，小小的渡船摇晃不已，张三丰心中，也是思如浪涛。

张无忌忽道：“太师父，你不用难过，孩儿死了之后，便可见到爹爹妈妈了，那也好得很。”张三丰道：“你别这么说，太师父无论如何要想法救你。”张无忌道：“我本来想，如能学到少林派的九阳神功，去说给俞三伯听，那便好了。”张三丰道：“为甚么？”张无忌道：“盼望俞三伯能修练武当、少林两派神功，治好手足残疾。”

张三丰叹道：“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伤，内功再强，也是治不好的。”心想：“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居然不怕死，却想着要去疗治岱岩的残疾，这番心地，也确是我辈侠义中人的本色。”正想夸奖他几句，忽听得江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远远传来：“快些停船，把孩子乖乖交出，佛爷便饶了你的性命，否则莫怪无情。”这声音从波浪中传来，入耳清晰，显然呼叫之人内力不弱。

张三丰心下冷笑，暗道：“谁敢如此大胆，要我留下孩子？”

抬起头来，只见两艘江船，如飞的划来，凝目瞧时，见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双手操桨急划，舱中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面一艘船身较大，舟中站着四名番僧，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众武官拿起船板，帮同划水。那虬髯大汉膂力奇大，双桨一扳，小船便急冲丈余，但后面船上毕竟人多，两船相距越来越近。过不多时，众武官和番僧便弯弓搭箭，向那大汉射去。但听得羽箭破空，呜呜声响。

张三丰心想：“原来他们是要那虬髯大汉留下孩子。”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残杀汉人，当下便想出手相救。只见那大汉左手划船，右手举起木桨，将来箭一一挡开击落，手法甚是迅捷。张三丰心道：“这人武功不凡，英雄落难，我怎能坐视不救？”向摇船的艄公喝道：“船家，迎上去。”

那艄公见羽箭乱飞，早已吓得手酸足软，拚命将船划开尚嫌不及，怎敢反而迎将过去？颤声道：“老……老道爷……，你……你说笑话了。”张三丰见情势紧急，夺过艄公的橹来，在水中扳了两下，渡船便横过船头，向着来船迎去。

猛听得“啊”的一声惨呼，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那虬髯大汉一个失惊，俯身去看时，肩头和背上接连中箭，手中木桨拿捏不定，掉入江心，坐船登时不动。后面大船瞬即追上，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那虬髯大汉兀自不屈，拳打足踢，奋力抵御。

张三丰叫道：“鞑子住手，休得行凶伤人！”急速扳橹，将渡船摇近，跟着身子纵起，大袖飘飘，从空中扑向小船。

两名蒙古武官嗖嗖两箭，向他射来。张三丰袍袖挥动，两枝羽箭远远飞了出去，双足一踏上船板，左掌挥出，登时两

名番僧摔出丈许，扑通、扑通两声，跌入了江中，众武官见他犹似飞将军由天而降，一出手便将两名武功甚强的番僧震飞，无不惊惧。领头的武官喝道：“兀那老道，你干甚么？”

张三丰骂道：“狗鞑子！又来行凶作恶，残害良民，快快给我滚罢！”那武官道：“你可知这人是谁？那是袁州魔教反贼的余孽，普天下要捉拿的钦犯！”

张三丰听到“袁州魔教反贼”六字，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周子旺的部属？”转头问那虬髯大汉道：“他这话可真？”

那虬髯大汉全身鲜血淋漓，左手抱着男孩，虎目含泪，说道：“小主公……小主公给他们射死了。”这一句话，便是承认了自己的身分。

张三丰心下更惊，道：“这是周子旺的郎君么？”

那大汉道：“不错，我有负嘱咐，这条性命也不要了。”轻轻放下那男孩的尸身，向那武官扑去。可是他身上本已负伤，肩背上的两枝长箭又未拔下，而且箭头有毒，身刚纵起，口中“嘿”的一声，便摔在船舱板上。

那小女孩扑在船舱的一具男尸之上，只是哭叫：“爹爹！爹爹！”张三丰瞧那具尸身的装束，当是操舟的船夫。

张三丰心想：“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这件闲事不管也罢。可是既已伸手，总不能半途抽身。”当下向那武官道：“这男孩已然身亡，余下那人身中毒箭，也是转眼便死，你们已然立功，那便走罢！”那武官道：“不成，非将两人的首级斩下不可。”张三丰道：“那又何必赶人太绝？”那武官道：“老道是谁？凭甚么来横加插手？”张三丰微微一笑，说道：“你理

我是谁？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

那武官使个眼色，说道：“道长道号如何？在何处道观出家？”张三丰尚未回答，两名蒙古军官突然手举长刀，向他肩头猛劈下来。这两刀来势好不迅疾，小舟之中相距又近，实是无处闪避。

张三丰身子一侧，本来面向船首，略转之下，已面向左舷，两刀登时砍空。他双掌起处，已托在两人的背心，喝道：“去罢！”掌力一吐，两名武官身子飞起，砰砰两响，刚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他已数十年未和人动手过招，此时牛刀小试，大是挥洒如意。

那为首的武官张大了口，结结巴巴的道：你……你……你你莫非……是……”张三丰袍袖挥动，喝道：“老道生平，专杀鞑子！”众武官番僧但觉疾风扑面，人人气息闭塞，半晌不能呼吸。张三丰袍袖一停，众人面色惨白，齐声惊呼，争先恐后的跃回大船，救起落水的番僧，急划而去。

张三丰取出丹药，喂入那虬髯大汉口中，将小舟划到渡船之旁，待要扶他过船，岂知那大汉甚是硬朗，一手抱着男孩尸身，一手抱着女孩，轻轻一纵，便上了渡船。张三丰暗暗点头：“这人身受重伤，仍是如此忠于幼主，确是个铁铮铮的好汉子。我这番出手虽然冒失，但这样的汉子却也该救。”当下回到渡船，替那大汉取下毒箭，敷上拔毒生肌之药。

那女孩望着父亲的尸身随小船漂走，只是哭泣，那虬髯大汉道：“狗官兵好不歹毒，一上来就放箭射死了船夫，若非老道爷相救，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

张三丰心想：“眼下无忌不能行走，若到老河口投店，这

汉子却是钦犯，我要照顾两人，只怕难以周全。”取出三两银子交给艄公，说道：“艄公大哥，烦你顺水东下，过了仙人渡，送我们到太平店投宿。”那艄公见他将蒙古众武官打得落花流水，早已万分敬畏，何况又给了这么多银子，当下连声答应，摇着船沿江东去。

那大汉在舱板上跪下磕头，说道：“老道爷救了小人性命，常遇春给你老人家磕头。”张三丰伸手扶起，道：“常英雄不须有此大礼。”碰他手掌，但觉触手冰冷，微微一惊，问道：“常英雄可还受了内伤么？”常遇春道：“小人从信阳护送小主南下，途中与鞑子派来追捕的魔爪接战四次，胸口和背心给一个番僧打了两掌。”

张三丰搭他脉搏，但觉跳动微弱，再解开他衣服一看伤处，更是骇然，只见他中掌处肿起寸许，受伤着实不轻。换作旁人，早便支持不住，此人千里奔波，力拒强敌，当真英雄了得。当下命他不可说话，在舱中安卧静养。

那女孩约莫十岁左右，衣衫敝旧，赤着双足，虽是船家贫女，但容颜秀丽，十足是个绝色的美人胎子，坐着只是垂泪。张三丰见她楚楚可怜，问道：“姑娘，你叫甚么名字？”那女孩道：“我姓周，名叫周芷若。”张三丰心想：“船家女孩，取的名字倒好。”问道：“你家住在哪里？家中还有谁？咱们会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周芷若垂泪道：“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再没……再没别的人了。”张三丰嗯了一声，心想：“她这可是家破人亡了，小小女孩，如何安置她才好？”

常遇春说道：“老道爷武功高强，小人生平从来没有见过。不敢请教老道爷法号？”张三丰微笑道：“老道张三丰。”常遇

春“啊”的一声，翻身坐起，大声道：“老道爷原来是武当山张真人，难怪神功盖世。常遇春今日有幸，得遇仙长。”

张三丰微笑道：“老道不过多活了几岁，甚么仙不仙的。常英雄快请卧倒，不可裂了箭创。”他见常遇春慷慨豪爽，英风飒飒，对他甚是喜爱，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不愿深谈，便淡淡的道：“你受伤不轻，别多说话。”

张三丰生性豁达，于正邪两途，原无多大偏见，当日曾对张翠山说道：“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又说天鹰教主殷天正虽然性子偏激，行事乖僻，却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可是自从张翠山自刎而亡，他心伤爱徒之死，对天鹰教不由得极是痛恨，心想三弟子俞岱岩终身残废，五弟子张翠山身死名裂，皆由天鹰教而起，虽然勉强抑下了向殷天正问罪复仇之念，但不论他胸襟如何博大，于这“邪魔”二字，却是恨恶殊深。

那周子旺正是魔教“明教”中“弥勒宗”的大弟子，数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自立为帝，国号称“周”，不久为元军扑灭，周子旺被擒斩首。弥勒宗和天魔教虽非一派，但同为“明教”的支派，相互间渊源甚深，周子旺起事之时，殷天正曾在浙江为之声援。张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只是激于一时侠义之心，兼之事先未明他身分，实在是大违本愿。

这晚二更时分才到太平店。张三丰吩咐那船离镇远远的停泊。艄公到镇上买了食物，煮了饭菜，开在舱中小几之上，鸡、肉、鱼、蔬，一共煮四大碗。张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自己却给无忌喂食。常遇春问起原由，张三丰说他寒

毒侵入脏腑，是以点了他各处穴道，暂保性命。张无忌心中难过，竟是食不下咽，张三丰再喂时，他摇摇头，不肯再吃了。

周芷若从张三丰手中接过碗筷，道：“道长，你先吃饭罢，我来喂这位小相公。”张无忌道：“我饱啦，不要吃了。”周芷若道：“小相公，你若不吃，老道长心里不快，他也吃不下饭，岂不是害得他肚饿了？”

张无忌心想不错，当周芷若将饭送到嘴边时，张口便吃了。周芷若将鱼骨鸡骨细心剔除干净，每口饭中再加上肉汁，张无忌吃得十分香甜，将一大碗饭都吃光了。

张三丰心中稍慰，又想：“无忌这孩子命苦，自幼死了父母，如他这般病重，原该有个细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

常遇春不动鱼肉，只是将碗青菜吃了个精光，虽在重伤之下，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饭。张三丰不忌荤腥，见他食量甚豪，便劝他多吃鸡肉。常遇春道：“张真人，小人拜菩萨的，不吃荤。”张三丰道：“啊，老道倒忘了。”这才想起，魔教中人规矩极严，戒食荤腥，自唐朝以来，即是如此。北宋末年，明教大首领方腊在浙东起事，当时官民称之为“食菜事魔教。”食菜和奉事魔王，是魔教的两大规律，传之已达数百年，宋朝以降，官府对魔教诛杀极严，武林中人也对之甚为歧视，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虽然吃素，却对外人假称奉佛拜菩萨，不敢泄漏自己身分。

常遇春道：“张真人，你于我有救命大恩，何况你也早知晓我的来历，自也不用相瞒。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朝廷官府当我们是十恶不赦之徒，名门正派的侠义道瞧我们不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倚天屠龙记（二）》金庸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400.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